

侗族大歌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研究

唐杨琳, 刘沙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2

DOI:10.61369/EIR.2026090030

摘 要： 现代传播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使侗族大歌原有传承场域受到一定影响，活态延续面临新的要求。研究立足侗族大歌实际传承过程，考察社区生活中的日常传习方式，梳理歌班组织和节庆展演的运行特点，据此明确活态传承需要保持文化本体并强化传承主体参与。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资源整理手段，优化舞台呈现形式，并将文化体验融入文旅场景，使传统演唱能够进入当代生活。由此可见，创新发展应以原生特色延续为边界，使传播方式更新与社区传承形成稳定衔接。

关 键 词： 侗族大歌；活态传承；数字传播；创新发展

A Study on the Living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ong Ethnic Group's Great Song Tradition

Tang Yanglin, Liu Sha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Abstract： The evolv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and changing lifestyles have exerte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transmission context of the Dong ethnic group's "Dong Grand Song", posing new challenges for its living preser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tual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Dong Grand Song, investigates the everyday methods of song transmission within community life,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groups and festive performanc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argues that living preservation requires both maintaining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ose involved in its transmission.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study employs digital resource management techniques to optimize stage presentation formats and integrates cultural experiences into cultural and tourism settings, thereby enabling traditional singing practices to become part of contemporary life. Thu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hould be anchored in the preserv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its boundary, ensuring a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renewal of dissemination methods and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words： Dong Grand Song; living heritage; digital dissemin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侗族大歌，侗语称“嘎老”，是中国侗族的传统民歌形式，为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演唱方式，通常需要三人以上的歌班（队）进行集体吟唱，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已有2500多年历史^[1]。这种依托集体演唱和村寨生活形成的音乐形态，长期在家庭传习、歌班排练及节庆活动中延续，其生命力与社区文化环境保持紧密联系。随着人口流动加快和传播渠道不断变化，传统传唱空间逐渐受到现代生活方式影响，侗族大歌的传承也由自然习得向社区组织、学校参与和多平台传播延伸。面对这一变化，单纯保存曲目或增加舞台展示已难以满足活态传承需求，还需在保持原生唱法和传承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完善日常传习机制，并合理利用数字资源、舞台展演和文旅场景拓宽传播空间。研究从活态传承生态入手，进一步分析家庭社区、歌班组织及节庆展演的运行方式，并探讨面向当代环境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侗族大歌活态传承生态

（一）传统社区传承场域

侗族大歌的活态延续长期依托村寨生活展开，其中鼓楼等公共空间承担着集体学唱和交流的重要功能，传唱活动也常与节庆礼俗及日常交往相联系。村民在共同生活中接触曲调和声部配

合，年轻传习者则在反复聆听与跟唱中逐渐熟悉演唱规范，使大歌学习不脱离实际文化环境。随着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部分传唱活动逐渐从自然发生转向集中组织，但村寨仍然是维系大歌文化语境的核心空间。节庆展演能够重新聚集歌师和歌班成员，而日常练唱又把舞台展示带回社区内部，两类场景相互衔接，使曲目学习与实际演唱保持联系，也为传承主体持续参与提供稳定

作者简介：

唐杨琳（2004.06.10—），女，瑶族，广西桂林人，学历：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音乐艺术类。

刘沙（1981.07—），男，汉族，广西贵港人，中职讲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音乐艺术类。

空间。

（二）多元传承主体构成

社区场域能够持续运转，还需要不同传承主体在教唱和学习过程中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系。传承人和歌师熟悉传统曲目及演唱规范，在传习中负责示范声部衔接，并根据学习者掌握程度调整教唱内容；歌班成员则依靠固定排练巩固曲目，使个人学习逐步进入集体配合^[2]。随着传承渠道拓展，学校开始把侗族大歌引入音乐活动和地方文化课程，让青少年获得较连续的接触机会，社区文化组织则承担活动联络和场地协调工作，把校内学习与村寨传唱连接起来。不同主体的参与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形成由经验传授向组织传习延伸的结构，使传统教唱方式能够适应人口流动和学习时间变化。

（三）原生演唱形态延续

多元主体参与传承时，侗族大歌原有演唱形态仍是判断活态延续质量的重要内容。其演唱强调集体协作，不依赖器乐伴奏，而是借助不同声部之间的配合形成丰富的和声层次，因此学习过程不能只停留在记忆旋律，还需要反复训练进入声部、保持音准和配合转换。歌师在排练中通常根据成员声音条件安排声部，再利用完整曲目练习处理呼吸和衔接，使个人声音融入整体音响。现代舞台扩大了展示范围，但若过度改变声部关系或依赖外部伴奏，容易削弱原有音乐特征。因而现实传承需要在展示需求和传统唱法之间保持适当尺度，为后续完善日常传习机制和创新发展方式留下清晰边界。

二、侗族大歌活态传承机制

（一）家庭社区日常传习

侗族大歌的日常传习应尽量保留生活化特点，让学习活动继续发生在村寨熟悉的交往环境中。家庭可以把常唱曲目带入节庆准备、亲友相聚等日常场景，由熟悉大歌的长辈示范旋律走向和歌词语音，年轻成员跟随学唱，再在反复练习中逐步掌握声部进入和节奏配合。社区层面可依托鼓楼或公共文化空间设置固定练唱时段，由歌师根据学习程度安排曲目，不把学习内容一次集中完成，而是从熟悉短句进入完整段落，再逐步加入声部配合^[3]。遇到方言发音、衬词处理和气息控制等问题时，应当场示范并反复校正，让演唱经验在实际发声中传递。社区还可记录每次传习内容和参与情况，将较成熟的学习者安排到新的学习小组中协助领唱，使家庭中的自然学唱能够延伸到稳定的社区传习，形成日常接触、持续练习和代际传授相衔接的传承过程。

（二）歌班组织传承实践

家庭和社区提供持续接触大歌的环境，歌班则需要把分散学习转化为较稳定的集体训练。歌班可由歌师根据成员掌握情况安排固定排练周期，每次选择数量适中的传统曲目，先检查旋律和歌词是否熟练，再进入声部配合训练，使学习重点从个人会唱逐步转向集体唱准。排练中应明确各声部进入位置和呼吸节奏，歌师可采用分声部练习与合唱校验交替进行的方式，发现音准偏差或声部遮盖时及时停下调整，再从问题位置重新连接完整段落。

对于已经掌握基本唱法的成员，可增加复杂曲目的学习，并要求其在排练中承担示范和带唱任务，促成歌班内部的经验接续。曲目选择也应保留传统内容的完整性，不因展演时间压缩而随意删改核心段落。每阶段排练结束时，可用现场完整演唱检查学习效果，并根据实际表现调整下一阶段内容，让歌班训练成为连接歌师经验、成员学习和集体演唱的稳定传承环节。

（三）节庆场景活态展演

歌班训练形成较稳定的演唱能力以后，还需要进入真实节庆和村寨活动中检验传承效果，使学习成果继续服务于原有文化场景。节庆展演不宜只按舞台节目方式安排，可根据当地礼俗和动流程选择适合的传统曲目，让演唱时间、演唱位置和参与方式尽量贴近原有使用习惯。活动筹备期间，可由歌师根据场景需要确定曲目，并组织歌班进行针对性排练，重点检查声部衔接和现场站位，使平时练习能够自然进入实际演唱^[4]。演唱结束后，歌班成员可与其他村寨歌队交流曲目处理和唱法差异，歌师再把现场出现的问题带回下一轮训练中修正。面向外来观众的文化展演则应保留大歌原有声部结构和无器乐伴奏特点，对背景说明和节目时长作适度调整即可，不宜为了增强舞台效果改变核心唱法。节庆、传习和交流由此形成连续联系，大歌不只停留在排练空间中，而是在真实文化活动中持续被学习和使用。

三、侗族大歌创新发展路径

（一）数字赋能：推进资源保存利用

数字化建设应从侗族大歌现有社区传习需求出发，把传统曲目的保存工作延伸到日常教学和歌班排练之中。资源采集可由村寨歌师参与确定内容，对完整曲目演唱和实际排练过程进行连续记录，并同步整理侗语歌词、声部位置以及曲目使用场景，保留演唱中的真实发声状态，不能为了缩短视频时长随意删减关键声部。整理完成的内容可按照曲目名称和学习难度建立数字档案，再根据不同使用对象设置访问方式。村寨歌班能够调用完整原声检查声部配合，学校可选取适合学生学习的片段开展分段跟唱，普通受众则可借助简明文字了解曲目所处的文化场景。平台运行还应设置定期更新环节，由歌师核对新增内容的唱法和歌词，发现与本地传唱习惯不一致的版本及时修正。数字资源最终还需回到鼓楼传习和学校课堂，让线上存储与线下练唱保持联系，而不是把大歌固定成只能观看的数字档案。

数字资源能否真正服务活态传承，关键还要看采集成果是否重新进入村寨日常学习。广西三江平岩村开展的侗歌数字化实践就体现了这一思路，相关团队深入村寨采集本土歌师原声演唱，并结合实际传唱内容整理侗语文字，对不同声部资料进行分类归档。在资源整理的基础上，“小山谷大世界”非遗小程序进一步加入原声曲库、虚拟伴唱和声部练习等功能，学习者可以反复听取标准唱段，再根据自身学习进度完成分段练习。采集形成的内容还被用于当地乡村学校和鼓楼传习活动，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线上展示层面。借鉴这一做法，侗族大歌数字平台可由歌师负责曲目审核，由学校承担教学应用，再由技术人员维护资源更新，使新

录制曲目及时补入数据库，并把线上学习结果带回歌班排练，保持数字资源与社区真实传唱状态之间的持续联系。

（二）表达创新：优化舞台呈现方式

数字资源扩大传播范围以后，舞台表达需要进一步解决侗族大歌如何进入现代剧场而不改变原生唱法的问题。节目编排应先确定传统演唱部分的完整边界，把无器乐伴奏和多声部配合作为不可随意调整的核心内容，再根据剧场时长对曲目之间的连接方式进行优化。面对不熟悉侗族文化的观众，可在正式演唱前加入简短的情境说明，用少量语言交代曲目所对应的生活场景，让观众理解歌词和演唱方式之间的关系^[9]。舞台视觉也应服务于人声表达，背景影像可以选取鼓楼或村寨生活景象，灯光变化则根据曲目情绪控制强弱，但不能让舞美遮盖歌队本身。开展跨界合作时，还应把外部艺术元素安排在相对独立的段落，保留传统声部的完整呈现。每次新节目形成以后，可邀请熟悉当地唱法的歌师观看排练，对发声位置和声部关系进行核验，再根据反馈调整舞台版本，使创新集中在叙事和视觉层面，而不是改变侗族大歌本身的音乐结构。

舞台呈现中的创新尺度，可以从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的演出实践中得到较直观的参照。2025年国家大剧院“东方香颂·世界和鸣”相关演出没有把外部艺术元素直接嵌入侗族大歌核心声部，而是将传统演唱和跨界合作分别安排在不同篇章，其中原生态部分保持无器乐伴奏和完整多声部结构，后续国际音乐交流内容再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进入舞台。这样的编排思路可进一步转化为实际操作规则，在节目设计时先确定不能改动的传统演唱段落，再配置文化解说、舞台影像和跨界内容，使现代舞台语言处于辅助位置。地方艺术团进行类似创作时，还可在正式演出前邀请村寨歌师参加审听，重点检查声部关系和唱法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并根据意见调整舞台版本。成熟节目也可安排回到村寨交流，让外部演出积累的呈现经验进入歌班训练，保持舞台创新与原生唱法之间的稳定衔接。

（三）文旅融合：拓展多元传播场景

舞台传播让侗族大歌进入更广的公共文化空间，而文旅融合还需把传播成果重新落到村寨日常生活中。具体开发时应把本地歌班作为演唱主体，根据原有节庆时间和社区活动安排演出，不把歌队完全按照游客流量进行高频调度。鼓楼等传统公共空间可

设置相对固定的文化体验时段，由歌师带领游客了解基本唱法，再选择较短且容易学习的句段开展跟唱，让体验停留在文化认识和简单参与层面，不占用歌班正常排练时间。在传统节日期间，可增加村寨之间的歌班交流，让不同地区的歌队在真实文化场景中互相学习，而不是只进行面向游客的节目展示。文旅经营还应建立明确的收益回流办法，从演出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歌师传习补贴，并支持青少年参加固定练唱，场地维护费用也可从相关收益中列支。游客消费由此与本地传承活动形成现实联系，文旅项目的运行节奏也能服从村寨文化生活，而不是改变原有传唱秩序。

当侗族大歌从剧场传播进一步进入旅游场景时，村寨居民能否继续掌握演唱活动的主动权就成为关键问题。贵州黎平肇兴侗寨开展的“村歌”系列活动把各村寨原生歌队作为主要参与者，赛事和展演进入鼓楼及村寨公共空间，歌班需要依照活动安排整理曲目并开展持续排练，文旅活动因而与原有传习过程发生实际联系。当地研学体验也把歌师带唱纳入活动内容，游客只学习适合体验的简短唱段，而村寨歌班仍保留自身正常排练和曲目传承安排。其他侗寨采用类似方式时，可依据当地节庆时间确定年度活动计划，再划分歌班交流和游客体验的具体时段，不因旅游客流变化频繁增加表演次数。文旅收入也可按明确比例投入歌师传习补贴和青少年学唱活动，并建立公开记录，让旅游经营形成的收益重新进入社区传承环节，使文旅传播真正落在村寨日常生活中。

四、结语

综上，侗族大歌的活态延续应立足村寨生活场域，以歌师和歌班为主要传承力量，把日常学唱纳入稳定的社区传习过程，并依靠节庆展演检验曲目掌握和声部配合效果。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建设需要完成原声采集、声部标注及资源更新，使线上内容持续服务学校教学和歌班训练；舞台创新则应保留无器乐伴奏及多声部结构，将调整重点放在节目编排和视觉呈现上。文旅开发还需保持村寨主体地位，并将部分经营收益回流传习活动。未来可进一步完善数字资源审核和社区反馈机制，使创新传播始终服务于原生唱法延续，推动侗族大歌在当代生活中保持稳定传承。

参考文献

- [1] 李凌燕. 数字化赋能民族非遗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以黔东南侗族大歌为例[J]. 旅游纵览, 2026, 38(1): 1-3.
- [2] 吴文君. 守护“歌养心”侗族大歌在新时代的传承范式与传播战略[J]. 中国音乐剧, 2025, (6): 139-141.
- [3] 陈贵凤, 何颖, 宋雨欣. 共生与破圈: 侗族大歌的现代生存范式研究[J]. 美与时代(上), 2025, (12): 31-34.
- [4] 张莹, 张梁嘉. 侗族大歌海外传播探赜: 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25, (5): 1-6.
- [5] 钟桂红. 传统音乐的传承策略及路径研究——以贵州侗族大歌为例[J]. 当代音乐, 2025, (10): 95-97.